

林 尔 著

甘珠尔迷雾



5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甘珠尔迷雾

BK89123

I247.5
3294
3

林尔 著



甘珠尔迷雾

林 尔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82 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6.125 字数: 132 千 插页: 2

1988年11月第一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365 册

ISBN 7-204-00317-9/I·46(儿) 定价: 1.60 元

内容简介

故事发生在一个偏僻荒凉的草地上。甘珠尔庙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成了一片废墟，无人敢上去。但是，怪事一件件发生了：早已死去的官布喇嘛、查干老爷爷“显灵”了！一时人心惶惶，迷雾笼罩在甘珠尔废墟上面。

汉族小朋友小柳、蒙族小朋友阿拉坦、思琴，在大人们的支持、帮助下，经过勇敢、细心的“侦察”，终于解开了甘珠尔的迷雾。

原来是见义勇为的学生，冒险救出了受苦受难的老师苏和，被迫逃离家乡，在甘珠尔藏匿起来，另谋出路。

小说故事情节曲折，人物形象生动，热情讴歌了在是非颠倒的时期，蒙汉人民之间深厚的兄弟情谊，从侧面揭露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给蒙汉人民造成的灾难。

大阴山象一条蜿蜒的青龙，由西向东爬去。它的脊背在河套平原上。听白胡子老人们说，大阴山本来又有草又有树，远远看去，一片郁郁葱葱，象画家用翠绿的颜色涂过一样；不知是什么岁月，孟良和焦赞吵嘴打架，两个家伙一气之下，拿大阴山出气，放了一把通天大火，烧了七七四十九天，从那以后，苍松翠柏不见了，花香鸟语不见了，变成光秃秃的山脉，真难看呀！

直到这会，人们一提到放火烧山的那二位，还恨得牙根疼呢！

整个大阴山成了一丝不挂的丑样子，可也有的地方，得天独厚，有土有水，留着一片一片的树木，象秃头上的一撮黑发，格外引人注目。

河套正北面的这段大阴山，峰峦高耸，从远处瞭，象骆驼的两只大峰，它下面有一块平整的沙滩，一股清清的流泉，从沙滩东面淌过去。天气暖和的季节，人们能听到它淙淙的歌唱；一到冬天，流泉结成弯弯曲曲的一条银练，仿佛唱累了，跑乏了，躺在山石间休息。

沙滩高出地面十几米，上面绿树成荫，有山榆，毛桃、酸枣，都是些不怕干旱，不畏严寒酷暑的角色。

在一片荒凉的大阴山，这样山青水美的角落，算得上风水宝地了。

谁也忘了，连查干大爷都无法回忆，从什么时候，这块沙滩上就有了一座大庙——甘珠尔庙。

这个蒙古庙可真大，除了庙殿，还有一大片供香客们住宿的房舍，占了足有二三十亩地，加上那片枝叶茂盛的树木，把整个沙滩都盖满了。

山不在高，有庙则名。

听查干大爷说，很早很早以前，他还是听他爷爷说的，甘珠尔庙香火旺盛，每年到这里朝拜的人络绎不绝，几百间房子里都住满了人，烧香的气味，十里之外都能闻到呢！

查干大爷所说的那种繁华景象，早已变成美好的记忆留在他脑袋中了。他每次叙述完那久远的故事，总要捋捋雪白的胡子，感叹一声：“哦，那时候……”

这个“那时候”久而久之，竟成了他的雅号，他的本名倒很少有人叫了。

“那时候”大爷常常神秘地告诉我们：甘珠尔庙，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个远近闻名的官布喇嘛，他有一手好医道，真是手到病除，不亚于华陀老汉再生，

经他的手解除了病痛的人不知有多少！

“官布喇嘛是甘珠尔的灵魂呀！”查干老人唠叨着：“那时候……”

听的人哄地笑了。

不过，“那时候”大爷关于官布喇嘛死后的叙述，却使人们肃然起敬，不敢再笑了。

他告诉我们戈壁公社的人们，官布老喇嘛可能活了一百多岁，他去世以后，人们怀念他，把他的遗体安葬在甘珠尔庙大殿后面的树林里，有人生灾有病，到树林里向老喇嘛乞求，在你不注意的时候，一包什么药就发到你面前了，据说，有的人还看到过官布喇嘛的一只手呢！

想想吧，官布老喇嘛的一只手！谁敢再笑呀！大家都有点毛骨悚然。

查干大爷得意地嘿嘿笑了。

他是戈壁公社年龄最大的人，谁又能去证实他的话有没有掺假的成分？

官布老喇嘛的幽灵，从此就笼罩在甘珠尔庙了。查干大爷最能扣人心弦的回顾，恐怕是那段蛇精的故事了：甘珠尔庙的正殿前有一棵七八个人才能环抱的大柳树，树身中间有个洞，里面住着一口水桶粗、长着一对青蛙眼睛的怪物。“那时候”大爷神秘地压低声音告诉人们，那是甘珠尔庙的守护神。谁要是破坏大

庙，守护神就会降灾难给他。有个人想偷大庙里的“夜明珠”，刚迈进大殿，突然不知从哪儿落下一片瓦，砸在他头上，回去就一命呜呼了。

人们对甘珠尔庙更加敬畏了。

解放以后，查干大爷就不大愿意提叙官布喇嘛的往事了，甘珠尔庙的几个喇嘛都还俗了，娶了老婆了，再也没人到山上朝拜了。

气势雄伟的甘珠尔庙从此衰落下来，杂草丛生，房屋破败。狐狸、野兔在这里安家落户，整个沙滩阴森可怕，人迹罕到。

不过，“那时候”大爷有关官布喇嘛的传闻仍然发挥着力量，谁也不敢去山上砍树割草，甘珠尔庙虽说无人看管，里面的东西一件不少，就连查干大爷津津乐道的那颗“夜明珠”——它悬在正殿的中央——也无人敢偷！

甘珠尔庙，成了戈壁人心中的圣地。

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，甘珠尔庙四周长出一丛丛的枸杞，春夏两季绿茵茵的，一到秋天，枸杞熟了，枝叶间缀满红玛瑙般的果实。人们敬畏官布喇嘛的幽灵，谁也不去采集那些值钱的药物，任它们一代又一代地脱落、烂掉。

枸杞繁殖力十分强大，年复一年，枝枝蔓蔓，连成一片，几乎把甘珠尔庙埋住了。人们只能望见大庙

顶上的那两只铜鹿，和高高翘起的飞檐。

时间进入了一九六六年的夏天。

这年的七月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炎热天气，连最不怕热的狗，都躲在荫凉地，舌头吐出很长，呼哧呼哧地喘息着。

这年，查干大爷已经八十二岁，老眼昏花，口齿不清，走路一步三摇，他的记忆中，只留下“那时候”三个字了。

他常常走一步，停在那里，向甘珠尔庙注视半天，唠叨一句：“唉，那时候……”

说了这三个字，就没了下文。他摇头，叹息，颤巍巍地再走几步。

大家都可怜查干大爷，说他恐怕不久于人世了，要去找官布喇嘛作伴去了。他的二小子，酒鬼色楞不以为然地撇下嘴：“他才死不了呢！昨天，一顿饭吃了一一条羊腿！”

人们对色楞的评论持怀疑态度：真要有羊腿，也轮不到查干大爷吃，他的牙齿多少年前就都退伍了，能咬动吗？再说，色楞成天泡在二锅头里，最清醒的时候都在梦乡中，他的话确实值得推敲啊！

戈壁公社地广人稀，离旗政府足有一百里，交通不便，消息来源还全靠酒鬼色楞，他常常骑马进城买酒，顺便就把什么新闻旧闻捎到人们中间来了。

七月初的一天下午，色楞照例摇摇晃晃地从城里回来了，他步态蹒跚，右手抓着一只空酒瓶，酒气熏天，向人们报告一个惊雷般的新鲜消息：“造反了！城里人造反了！”

人们起初以为他又在说醉话，都掩口而笑。

不料，色楞从怀里掏出一张汗渍渍的，散发着酒气的传单。

识字的人拿过去一读，也都目瞪口呆，原来是一个什么“司令部”的“声明”，大意是从那月那日起，旗委的一切权力都归这个“司令部”所有了。

色楞醉眼朦胧，哈哈笑着说：“城里人造反了，反了……”

人们都面面相觑，满腹狐疑地望着走远的色楞。也许，这次色楞没醉吧？

过了几天，色楞关于“造反”的话便成了事实。

一支不知由什么人组成的队伍向山上的甘珠尔庙开去，汽车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，马达的轰鸣吓惊了马驹牛犊。

他们的目标是甘珠尔大庙。人马冲到山上，打开了所有的门窗，见什么搬什么，把大堆的经书付之一炬。

浓烟冲天，火光照人。

铁器、银器、金器、地毯被搬上了汽车，据说都

是“四旧”，要拉回城处理。

村民们面对浩劫惊呆了，谁也不知该怎么办好。不到半天功夫，甘珠尔庙被浩劫一空，纸灰漫天飞舞，千姿百态的塑像全被打碎，到处是花花绿绿的泥块。

昏昏痴痴的查干大爷这会儿突然清醒了，他看到甘珠尔庙惨遭破坏，比搞他的心还疼。他居然能艰难地爬到庙里去，看见面目全非的大庙，扬起双手哀号：“土匪！土匪！”

那会儿，几个人正站在高高垒起的供桌上，想摘那颗两西瓜大，光华四射的“夜明珠”。查干大爷扑上去，供桌轰地一下塌了，上面的人跌成头青脸肿！

他们恼羞成怒，对查干大爷大打出手，人们都不敢上前解救，眼睁睁看着查干大爷奄奄一息，终于没了声息。

“这个老牛鬼蛇神！”打人的一个家伙骂骂咧咧，吐着带血的口水。他跌得最狠！他打查干大爷也最狠！

查干大爷弥留之际，最后一句话是：“哦，那时候……”

查干大爷死了。

那帮人把“夜明珠”抢走了，但后来据人们说，它并不是什么价值连城的宝物，只不过是用水晶玻璃做

成的圆球，人们看到它光芒四射，那是它反光很强的缘故。

查干大爷为它付出了生命。

戈壁人把查干大爷葬在离官布喇嘛不远的地方，让他们的幽灵作伴吧。

也许，查干大爷的阴魂不散，在一个月色迷朦的夜晚，宝音图放牧归来，看到查干大爷象从前那样在甘珠尔庙废墟周围转悠。

他被吓呆了，扔下羊就跑回家。

从此以后，荒芜颓败的甘珠尔庙被阴森森的气氛笼罩着，就连最胆大的牧人也不敢上前了。

人们怀念官布喇嘛和“那时候”大爷，不时把一些食物远远地摆在“敖包”附近，然后，心情沉重地离开。

啊，甘珠尔庙呀，它活在人们心里。

2

查干大爷去世三年了，色楞的酒喝得更凶了。醉了，就躺到沙滩上面，象死人一样。

这年夏天，碰上了少有的大旱，几个月滴雨不见，戈壁滩寸草不长，牲口死了许许多多，戈壁人都愁眉

苦脸。

甘珠尔庙东边的流泉也变瘦了，象一条若隐若现的白色的带子，有气无力地蠕动着。

这天傍晚，太阳快靠近山尖了，它的威力仍然很大，光线比针还尖，牧人们仰望天空，都在心里叹息：明天又是万里无云！

几个孩子赶着十来只瘦骨伶仃的羊，来到泉水跟前；羊吃不上鲜草，四条腿撑着一张皮，喝了几口水，就趴下不动了。

“啊，真可怜！阿拉坦，它们要饿死啦！”小梅眼泪汪汪地说，一只手抚摸着搓板似的羊肚子。

阿拉坦的大眼睛忽闪了几下，不吱声，两只脚在泉水里拨来拨去，发出哗哗的响声。

思琴的小嘴一撅，气哼哼地说：“谁还管我们的羊呀？阿爸说，前几年，碰上这样的灾情，旗里就送草料来啦！”

她阿爸是戈壁公社的副书记，思琴的话具有不容怀疑的权威。

小梅的哥哥小柳，是这几个伙伴中的“头头”，一来他年纪最大，十三岁了；二来，数他念的书多，要不是有人“造反”，把学校闹了个稀巴烂，他今年就是初三的学生了。

小柳的个子细高细高的，真象一棵亭亭伫立的小

柳树。他那白白净净的脸蛋，被戈壁的干热气蒙上了一层浅棕色，两只机灵的眼睛，反倒更水灵了。

他没参加思琴他们的交谈，他在想心事。

学校无课可上，他的爸爸妈妈都是中学教师，成天跟上什么人去贴大字报，忙得饭吃不下觉睡不成。一入夏，就让他带上妹妹到戈壁公社来了。

他们认识思琴的阿爸，想让孩子见识见识草原生活。

那天，他们从七八十里以外的地方把兄妹俩送来，一看到光秃秃的戈壁，就后悔不迭，草原草原，有原没草，叫孩子们看沙滩，看荒山呀！

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在哪里？

他们要把小柳小梅再带回去，思琴的阿爸劝阻说，“呼吸几口戈壁的空气也不赖嘛！”

小柳小梅一见这山、这水、阿拉坦和思琴的羊群，就不想回去了，爸爸妈妈只好把他们交给思琴的阿爸，叹口气，走了。

小柳小梅和阿拉坦、思琴成了形影不离的伙伴，放羊的时候，他们也要跟上。胆小的小梅开始敢接近羊群了，刚到的那几天，羊朝她咩咩一叫，她还害怕呢！

“哥哥，羊咬我啦！”她紧紧依偎着小柳。

阿拉坦和思琴格格笑了。

思琴告诉她：“羊吃草，不会咬人，又不是哈拉

占。”

思琴说的“哈拉占”是一只样子挺凶的大黑狗，牙一龇象狼一样怕人。它是思琴放羊的好帮手，思琴可喜欢它了。

这会儿，哈拉占就卧在她脚下。

阿拉坦看到小柳望着远处的甘珠尔庙出神，不跟他们说话，就捅捅他说：“柳哥，你思谋什么哪？”

小柳的眼睛一直凝视着那黑压压的，枸杞组成的巨大的堡垒，甘珠尔庙顶上那两只铜鹿在夕阳的衬托下十分动人，它们俩仿佛是有生命的东西，四只角抵在一块，闹着玩儿呢。

思琴也扳了一下他的肩膀，问他：“哥哥，你想什么呀？说给我们听听。”

小柳给她讲过不少故事：孙悟空过火焰山，猪八戒背媳妇，宝葫芦的秘密……这会儿，她以为小柳又在编什么故事呢！

“哦，我想上那地方看看。”小柳指了一下笼罩着凄凉、阴森暮色的甘珠尔庙。

“哎呀！”思琴的脸吓白了。

小梅赶紧搂住她的腰。

阿拉坦嘴一咧笑了：“柳哥，你真敢去呀？”

“敢！”小柳十分坚决。

“我跟你去！”阿拉坦自告奋勇，他早想上去满

是以下好奇心了，就因为阿爸不让，额吉（注）更不让，他的愿望一直不能实现。

“不能去！”思琴的眼睛瞪得圆圆的。她阿爸告诉她，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哪有什么“鬼”呀“怪”呀！

可思琴听人们悄悄地说，从去年冬天，甘珠尔庙的官布喇嘛显灵了，有人亲眼看到他从沙滩上走过去，还扭过头朝月亮看呢！

思琴一到天黑，就不敢到泉水跟前来了。

这和前几天醉鬼色楞说的一件事有关。

色楞那天从城里醉熏熏地回来，夜幕已经合拢，他仗着酒劲，到泉边喝水。一路上可把他渴坏了，尽管老喇嘛和他阿爸的幽灵使他害怕，色楞还是向泉子走来。

他醉眼朦胧，一抬头，不由地倒抽一口气，扑通一下跪在地下磕头，一个劲祈祷：“阿爸，你老人家瞑目吧，儿子将来替你报仇！”

他的酒全吓飞了，头也不敢抬。原来，他刚才隐隐约约看见一个人影在泉子上捧着喝水，浑身白茫茫的，象查干大爷。

没动静，只有泉水轻轻的流动声。

额吉：蒙语，母亲。

过了半天，色楞慢慢抬起眼去看，泉水边什么都没有，他撒腿就往家跑，一连几天不敢出门。

“你看花眼了吧？”有人表示怀疑。

“不不，真真的，真真的！是他老人家！”色楞肯定地反驳。“他老人家死得冤枉，死得冤枉！”

这么一个传一个，胆子小的人就吓坏了，一个人不敢上泉子上饮牲口。

思琴这会心还怦怦地跳呢！

有关甘珠尔庙的这些事，小柳一来就听到了，但他不信。爸爸妈妈都是大学毕业的，从小就给他们讲大自然中的来龙去脉，他才不信查干大爷和老喇嘛还能从坟墓里爬出来呢！

“不能去，小柳哥哥！”

思琴的口气更坚决了。

小柳向她笑了一下说：“思琴，你信那些话吗？”

这下把思琴问住了；说不信吧，阿拉坦他阿爸和色楞说得有鼻子有眼，尤其戈壁上的老奶奶老大爷们，更是深信不疑。就是大白天思琴一个人路过沙滩，还有些胆颤心惊，不由自主地东张西望。有一次，她正提心吊胆地往回赶羊，黑沉沉的枸杞堆里突然发出一声尖叫，而且窜出一只什么东西，向天空飞去。

思琴拔腿就跑，幸好哈拉占跟着她，跑了一阵，